

大陸 深度

海外中國年輕人眼中，意外成為「搜索引擎」的小紅書

「用小紅書搜索的目的是，你想問一個跟你背景相似的中國人，美國超市裏什麼是最好用的。」



2021年11月30日，中國杭州千島湖一個沉浸式裝置藝術。攝：Yangbo/VCG via Getty Images

端傳媒記者 陳姝玥 發自新加坡 | 2023-02-23

消費主義 小紅書 隱私 大數據

「洗碗機」「美國」，陳柯在小紅書的搜索欄裏同時輸入這兩個關鍵詞，如何使用洗碗機的數篇教程立即

出現。

2021年秋天，陳柯剛到美國念研究生，這是她第一次用洗碗機。後來她還搜過哪裏可以買到清洗竈台的溶劑和洗碗機清潔劑。這些在小紅書上都有答案。有時在絲芙蘭逛護膚品，看到正在做活動的陌生產品，她也會在小紅書上搜大家對它的評價。

去美國前，陳柯並不常用小紅書，她通常只在「探店」時才會想起它，像哪家餐廳好吃、哪間花店好逛。而現在，陳珂在美國覺得它「越來越好用」，甚至用它來看「一些很正經的東西」，比如北美求職經驗分享。

小紅書誕生於2013年，以一份《小紅書出境購物攻略》PDF文件問世，而後發展成一個用戶生產內容（UGC）平台，目前主要包括美妝、家居、母嬰、食品、時尚、家電數碼等細分領域。其CMO（注：首席營銷官，Chief Marketing Officer）2021年12月公開稱，截至當年11月，小紅書月活躍用戶數量已達2億，72%的用戶為90後，50%在一二線城市，男女用戶比例為3:7。而在一年前的2020年12月，月活躍用戶剛剛超過1億。

小紅書主頁面是一個基於推薦算法的雙列Feed流（注：Feed流指持續更新、呈現內容的信息流），用戶也可以通過右上方的搜索入口檢索信息。據小紅書數據分析平台「千瓜數據」發布的2022年小紅書活躍用戶畫像趨勢報告，除了「發現」和「創作」外，「分享」和「搜索」也是小紅書用戶的兩大主要行為習慣，他們的興趣點也已從美妝延伸到了生活各個領域。

與早期的美妝穿搭、種草好物（注：「種草」意為推薦以誘人購買）、產品測評等內容相比，現在小紅書的確被不少用戶視為替代百度的一款「搜索引擎」：高校畢業生補貼如何領取、到期的身份證如何更新、不合理的超額話費如何維權索回等。

2022年1月，在政治學教授劉擎與小紅書首席運營官（COO）的對談視頻中，小紅書COO表示，小紅書是「把人的線下生活在線上呈現」，「社區裏面發生的一切，其實反映的是線下的真實場景」。

無論小紅書COO這句話是否只是一種宣傳話術，在海外，小紅書也正逐漸替代Google的檢索功能，融入了中國年輕人的生活。它被用來尋找菜譜、買機票、辦簽證，查找海外旅遊攻略、學習和求職經驗，甚至是出二手、尋短租。

疫情期間回國「必備」APP

碩士畢業後，23歲的郭琛在英國找到了工作。2021年12月，離入職還有幾個月，他決定回國陪陪父母。

當時，中國仍在實行「動態清零」政策，對國際往來設置了諸多限制。在中國民航局為控制國際航班量的「五個一」政策、「熔断」機制等限制下，回國的航班數量有限，機票難買且價格高昂。此外，回國前還需要在出發國和中轉機場完成核酸檢測和血清抗體檢測，以獲得「雙陰性」證明報告，並向大使館申報得到回國的綠碼。

郭琛想到了小紅書，這款APP上已經有無數留學生分享的回國經驗。他輸入最近的航班計劃，在這趟如「歷險」般的回國途中，每一個環節都可以在小紅書找到答案：如何買到機票、哪班航班可飛、周幾執行、哪班被熔断、去當地哪家機構做核酸好、IgM抗體檢測是什麼、怎麼向大使館申請回國的綠碼、各個機場的轉機體驗、中轉機場的核酸點怎麼預約……每當有一批人飛往中國，新的筆記便又會被分享出來。

郭琛記得，當時小紅書上這些信息基本是機票代理商（下稱「票代」）在發布。他們會及時地更新因輸入陽性病例達到一定數量而被取消的航線，同時兜售仍有剩票的航班，「1萬開頭」或是「2萬開頭」的。



2020年6月17日，中國北京首都機場，一名穿保護衣的旅客在機場大堂走過。攝：Carlos Garcia Rawlins/Reuters/達志影像

郭琛看了很多普通用戶分享自己回國的帖子，尤其是回國前的「雙陰」檢測怎麼做、申請回國的綠碼需要哪些材料。他也看到有人分享「踩到的坑」，譬如買機票時被黃牛騙錢、轉機時核酸檢測呈陽性而登不了

機。

儘管中國駐各國大使館的官網有發布回國所需事項的通知，但郭琛稱，獲取有效訊息且步驟最少的辦法是小紅書，「一定會有人總結。」

「單篇的信息準確性不一定很好，但它數量很多，我可以交叉核查。」郭琛表示，當發現說法不一致時，他才會去官方渠道查看。

陳珂補充道，官方網站一般只能找到其中的某個步驟，更不會提醒現場可能出現的麻煩和混亂、管理的漏洞等等。「大家更想知道的是，我從幾點就得坐上飛機，我的行李箱得準備哪些東西，是一個更完整的鏈條。大家更需要一個有這樣全程經驗的人來分享。」她說，「實際發生的跟官方講的，不一定完全一致，這個時候如果有一個真實經歷過的人來分享的話，就有用更多。」

2021年畢業後，阿昕和郭琛都把小紅書當作在英國求職的工具。他們以諸如「四大」（四大會計師事務所）、「面試」等關鍵詞來搜索信息。從求職時間線，到筆試面試經驗，群面裏有哪些角色、怎麼當leader、開頭怎麼說、最後怎麼總結、什麼樣的表現能夠加分，這些都能在小紅書上找到。「（面試）那些問題該怎麼回答，分享者會列出非常詳細細緻的大綱，每一步都會有。」阿昕稱自己從中學到了很多求職技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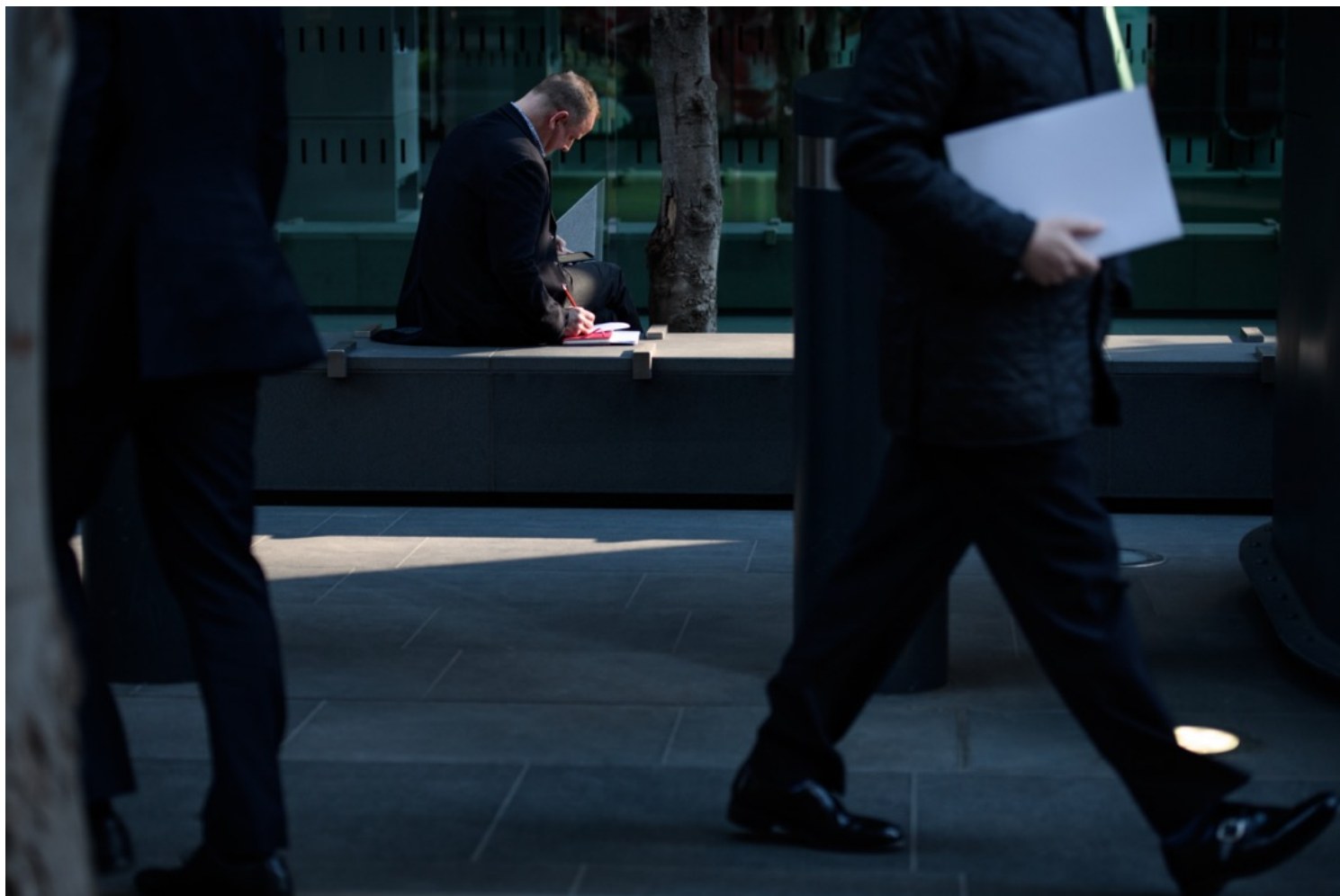
阿昕還在小紅書上找到了一個求職輔導，是一名分享英國四大工作經驗的在職人士。對方在貼文中「隱晦地提示表明自己可以接面試輔導」。阿昕感覺這對自己很有幫助，雖然很貴，「一個小時300鎊」。目前，她在英國一家會計師事務所做審計。

郭琛提及，他身邊大多數在英國找工作的中國人都是剛畢業的學生，在他們的使用習慣中，不太會選擇求職論壇，「論壇是一個比較老的平台。」而國內論壇又缺乏海外求職的信息。

目前，郭琛在英國一家公司參與IT風險管理，已工作數月。習慣使用小紅書後，他在日常生活中越來越依賴小紅書的用戶分享。搜菜譜便是他常用的功能之一。在他看來，這裏比「下廚房」等專門提供菜譜的垂類（注：即細分領域）APP好用很多。在小紅書搜索一個具體菜名後，他可以快速比較不同用戶的筆記，找到一個最滿意的。「收藏」和「點贊」數量對他來說是很重要的參考機制，「收藏量越高的人，我越會去看。」

更重要的是，郭琛認為小紅書上集合了各個領域的內容，十分方便，「確實沒有必要每個領域都下一個（APP）。」他不喜歡在手機裏下載五花八門的APP。從下載、註冊、同意用戶條款，到允許或禁止通知提醒，「非常消耗我的情緒。」他說。

同樣在英國工作的阿昕也喜歡用小紅書學做菜。出國前，她偶爾在家做飯，那時基本是從一些「很分散」的門戶網站上看菜譜的步驟，「你每次要很努力地去刷，你想到了什麼你才去搜。」阿昕說，「但小紅書會給你推一些你沒有看到過的菜，看起來很吸引人。」



2017年1月，英國倫敦，一名男子在商業區的戶外工作。攝：Leon Neal/Getty Images

認識異國與連接故鄉的窗口

這些與「生活」息息相關的普通用戶的經驗筆記，正是海外部分中國年輕人無法割捨小紅書的理由之一。

初到海外時，他們需要有相似背景的人分享如何融入當地生活的事無鉅細的攻略，而這些信息往往是極易被當地人忽視的常識。

小紅書便是阿昕在英國了解當地生活的一個重要途徑。對她來說，「真人」分享的信息可信度會大大增加。無論是學做菜、去哪玩、超市可以買到什麼，「它可以把你的生活全部給你囊括進來。」例如有博主專門總結分享某月份倫敦當地好逛的展覽，在哪兒、主題、藝術家叫什麼，「他給你一個總結，收藏這一篇跟着看就可以了。」

「（在國外）用小紅書搜索達到的目的就是，你想問一個跟你背景相似的中國人，美國超市裏什麼是最好用的。」陳珂表示，「沒有其他平台可以做到。」

如同一些中國鄉鎮孩子對「城市常識」的陌生感，陳珂稱自己「在國外也是這樣的體驗」。近日，一位名為「打工仔小張」的抖音博主因發布《如何如何》系列視頻而走紅中國網絡。視頻中，她教大家如何在國內乘坐地鐵、如何買票看電影等日常行為。一些抖音用戶留言稱，「這種視頻真的對我這種小鎮青年很友好」「18線小鎮的孩子真的很需要」等。這類看似「常識」的經驗，其實在去年也有不少小紅書用戶以圖文形式分享過。

而除了能儘快熟悉異國生活之外，小紅書還是他們與國內產生連接的窗口。在這一點上，中國年輕人似乎很難找到小紅書的替代品。

「小紅書成為了一個在海外連接到國內的一個窗口，尤其是在生活和學生關心的事情上，它是一個非常好的橋樑。」臨近畢業，最近陳珂也在小紅書上搜索「北美春招」的求職信息，「它是很少有的、有很多海外博主的一個中國平台，所以用起來非常順手。」

2021年夏天，英國政府開始為民衆注射新冠疫苗時，除了小紅書，郭琛也在Twitter、Reddit等海外平台上大量搜索過如何預約疫苗、哪些醫院可以walk-in（無需預約）等信息。「是有這樣的一些論壇存在，他們（外國人）也會去分享這樣的生活類信息。」郭琛說，「（但中國人）還是依賴自己比較熟悉的語言環境和熟悉的產品，去最高效地搜到自己想要的信息。」

除了在小紅書上搜菜譜，阿昕日常的大部分時間會隨便刷刷小紅書推薦給她的內容。她把小紅書看作一個讓她休閒娛樂的社區，即便有一個完全與小紅書同質的海外軟件，她也不太想用。「我不想在這個時候還要動腦子、看英語。」

不過，小紅書的用戶分享也不總是令人放心。在小紅書上搜索一些較為小眾的菜系餐廳時，郭琛就踩過不少雷。例如，當搜索倫敦當地的「阿根廷菜」，用戶分享的筆記基本集中在那三四家，「如果我也是一個小紅書博主的話，我回來可能也會貢獻一篇這家餐廳的筆記，」郭琛說，那麼後面的人去搜索，就只能搜出這幾家。「可能出來大部分都說的是同一家餐廳，這家所謂的『網紅餐廳』。」

阿昕就在「網紅餐廳」栽過跟頭。到倫敦後她總能在小紅書上刷到一家被稱為「戴安娜王妃生前最喜歡的」意大利菜餐廳，很多留學生都說好吃又不貴。抱着試一試的心態，她和幾個朋友一起去了。小紅書的推薦把阿昕一幫人的期待值調得很高。

結果是很失望。「服務非常差，菜也非常一般，不知道菜特別在哪兒。」阿昕說，讓服務員拿了幾次水，

對方一次也沒有拿過來，還有些不耐煩，但對待旁邊的一家白人家庭，卻「非常熱情地介紹菜品」。

吃完飯，大家打算像往常一樣各付各的。服務員嫌麻煩，對其中一位男生說，要不你請大家，你付吧。

「因為大家心情都不好，他說『我不要』，『就分開付』，服務員在那笑呵呵地說，只是一個玩笑。」阿昕回憶，「他（男生）說，I don't think it's funny（我不覺得這好笑）。」

回家後，阿昕迅速發布了一篇「吐槽」「踩雷」的筆記。



2022年2月9日，英國列斯市，兩名戴口罩的女子在街道上走過。攝：Daniel Harvey Gonzalez/In Pictures via Getty Images

如今，小紅書開屏頁面仍沿用着2018年啓用的口號：「標記我的生活」。2022年1月，在新代言人谷愛凌、劉昊然出演的廣告片中，小紅書公開了新的平台定位和宣傳口號：「你的生活指南」「2億人的生活經驗，都在小紅書」。在更早以前，它曾於2014至2016年換過兩次口號，從初始的「找到國外的好東西」，到「全世界的好東西」，再到「全世界的好生活」。

目前中國市場還未出現一個與它同質類型的競品。在不少年輕用戶看來，小紅書是一個囊括社交、生活方式分享、本地吃喝玩樂、旅遊攻略等功能的平台。由於內容多元，它也能替代不少特定領域的APP，如專注餐飲娛樂的大眾點評、聚焦旅遊出行的馬蜂窩、分享菜譜的下廚房等。也由於小紅書不是一個私域社交

平台，許多人願意在這裏與陌生人分享隨筆、心情和生活日常。

小紅書內部人士吳柳告訴端傳媒，最近這兩年，她們會越來越多地提小紅書是和「生活」相關，而不只是「生活方式」。自去年12月清零政策放開之後，小紅書上出現了大量與感染Covid-19相關的內容，如買退燒藥、買特效藥等內容的分享和求助。吳柳解釋，「它不斷地告訴你，這個平台現在是跟生活有關的平台，而不是一個生活方式了。」

從精緻購物指南到生活搜索引擎

郭琛從2020年初開始使用小紅書，那時用得並不多。「一開始小紅書並不是這樣的，」他回憶，它最早還是一個集中在美妝護膚、以女性用戶為主、分享消費體驗和好物推薦的平台，「很多消費者買東西之後，去分享自己的種草或者拔草，是一個商品導向的定位。」

「種草平台」也是陳珂對早期小紅書的最深印象。發展至今，她感覺小紅書更像是一個基於一線城市女性用戶的全方位社區。

出國前，郭琛在小紅書實習過，他感慨那時內容還沒有現在這麼豐富。那時他看過的一些行業報告，把小紅書歸為社區式電商。「如果它真的電商轉型成功的話，我們作為用戶一定能感受到的。但是這兩年，小紅書自己對電商（屬性）的強調也沒有那麼多了。」

如今，郭琛感覺小紅書有點像是「找solution（解決辦法）的邏輯」，「我把問題輸進去，它就會有一個solution出來。」他身邊也有很多人說，小紅書是新的搜索引擎，「在國外的話Google還是能搜出來一些東西的。在國內，百度搜索不論算法還是內容都已經非常糟糕了，大家有可能就放棄了傳統的搜索引擎。」

什麼情況下會用Google？郭琛表示，想通過官方途徑核查一個來自小紅書的信息時，或是搜「what's this」「是什麼」時，「我最希望第一個搜索結果就是維基百科。」

00後的韓國留學生小楠直言，現在已經將小紅書當作百度使用。「也有很多人會發帖求問，有時候搜索就會發現，別人有跟我一樣的疑問，評論區跟百度問答一樣。」除了吃喝玩樂，她還用來搜索韓語語法，查找具體用法。

她身邊一些共同追星的朋友，也漸漸從微博轉移到小紅書。「今天線下去追什麼現場，她們經常發給我的那種小紅書鏈接，就是最新資訊。」她表示，小紅書成為了不同圈子的人共同使用的一個軟件。

吳柳稱，「搜索引擎」這個提法對她們內部來講也是一個新的認知，「因為以前沒有人這麼提過，我們也沒那麼想過。」儘管以前有發現一些用戶在小紅書搜索一些瑣碎的生活攻略，但那時並不認為這是主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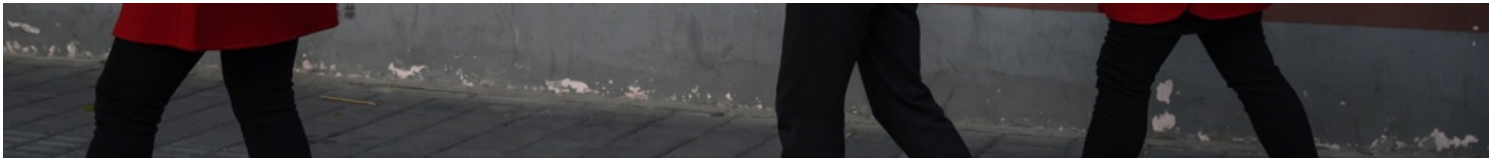
在過去曾被詬病為一個展現精英主義、消費主義的社區，小紅書怎麼發展成如今一個功能泛化、容納不同內容、甚至帶有檢索功能的平台？

這個新變化的出現，吳柳認為與小紅書的「基因」是購物攻略有很大關係。當信息價值是「攻略」時，它就需要用戶不斷產出新的攻略性內容。「在很久之前小紅書就是『有用』的，大家會寫攻略、寫測評，最早是口紅測評，美妝測評這些。」而隨着用戶群體的擴大，這種「攻略」性的內容就逐漸延伸到用戶生活中的各個品類。

吳柳表示，這是社區的「生態演化」，而非公司的引導和控制。她同時稱，雖然一直都知道海外用戶是小紅書的「基本盤」，但意識到「原來華人用得那麼多」，還是去年下半年的事。

「小紅書在演化過程當中，還是比較關注用戶需求的。」吳柳說，若社區出現很多負反饋，公司也會進行一定的生態調節。2021年，小紅書出台了以「真誠分享，友好互動」為核心的《社區公約》，用戶被鼓勵「分享真實的內容」「避免炫耀遠超常人的消費能力」等等。「比如說，把那些很不真誠、很炫富的內容進行一定控制，把那些比較真誠的內容放出來，讓他們得到更好的激勵……但你說公司能夠控制平台長成什麼樣，我覺得是很難的。」





2020年4月22日，中國北京，數名女子在行人路上用電話。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小紅書COO在與劉擎對談中提到，小紅書早期也有過不太友好的評論區，因此團隊開始有意地鼓勵友好氛圍，讓大家更願意在這個社區分享。

吳柳表示，公司內部聊得比較多的是內容本身，比如數碼、時尚這樣的垂類應該怎麼做。「在公司內部做工，是對生態、對平台做工，而不是直接跟用戶做工，你把自己的生態調節好了，用戶會來的。」

她稱，早期的博主和內容有了之後，更多的是讓生態把普通用戶自己的內容激發出來。「人跟人之間彼此會影響，它不完全是被宏觀調控控制的。」

在小紅書做運營的劉瑜則透露，小紅書的內容垂類很多，也分得細，都有各自的運營團隊。在內容和活動運營方面，當他們發現一個新的趨勢時，會發布話題活動，大多以流量為獎勵，引導博主和普通用戶發布帶有話題的內容。當越來越多相關內容出現在社區中時，用戶就會對此有感知了，「它會促成用戶不停地去分享和看內容。」

「首先要有一個大趨勢，用戶願意在這裏分享這些東西。」劉瑜以家居打比方，當發現很多人在小紅書分享自己怎麼養植物時，運營團隊會意識到這個內容是有需求的，就「再去推一把」，發布一個例如「家用綠植養殖手冊」之類的話題活動，引導用戶去發布和觀看，使這部分內容越來越多。過程中，若發現願意看這類內容的用戶變得更多時，他們可能做一次對外發聲的傳播活動，吸引更多新用戶。

鼓勵用戶發布相關話題內容的獎勵是「流量」，增加他們筆記的曝光量。「還是要看它內容本身的質量。因為我們只能推它在你Feed流裏的曝光，並不能增加你實際閱讀量。所以我們推的時候會有取捨，會根據你的內容質量來分一下推薦量級。」劉瑜說。

但像過去三年海外用戶發的「如何購買回國機票」「回國流程」這樣的內容，或是國內用戶發的「如何落戶上海」，劉瑜表示「是自發分享的」，公司團隊基本沒有在運營這類內容。「因為它其實對我們的業務價值不大……這些太單點了，很難運營。」

陳珂認為，小紅書還是一個用戶素質普遍較高、比較友好的女性社區，「這是它一個很大的優勢，所以到今天它發展出很多種草之外的東西。我不確定官方有花多少精力在做這個事情，這個事情可能對他們來說不賺錢。我覺得可能更多是自然發展出來的一種生態。」



2022年5月2日，中國北京，兩名女子坐在亮馬河畔用手機。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推薦算法：讓渡隱私，獲取效率

小紅書的推薦算法運作打開了阿昕在英國當地生活的認知，「在國外很多東西你（原本）也不知道，你不搜你也不知道，所以它推薦的時候，你就『噢，原來還有這個』。」這種自動推送給自己的新鮮事物，很吸引阿昕。

據小紅書公示的《個性化推薦算法說明》，平台會基於用戶的信息，通過計算機算法自動計算和分析，向用戶推薦可能感興趣的內容，其可能被使用的信息不僅包括設備信息、地理位置等基礎信息，也包括瀏覽記錄和操作行為，即用戶的興趣、點擊、搜索、點贊、收藏、分享、評論、發布等動作。所有這些信息都將構成用戶自身的用戶畫像，也將影響他們將接收到怎樣的推薦內容。據《晚點》報導，其中的「收藏」數在小紅書推薦算法中權重很高。

2021年11月，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通報了38款涉及侵害用戶權益的APP，其中就包括小紅書，其7.13版本所涉問題為「超範圍收集個人信息」，目前小紅書已更新至7.76版本。

找工作那會，郭琛每次打開小紅書，撲面而來的都是找工作、面試經驗的帖子。儘管如今已不需要這類求職信息，但他還是會被推送「英國四大人」的打工筆記。「在小紅書的數據庫裏，它準確地知道我是一個在英國工作的人，且在四大。他也知道我是哪個學校畢業的，會推一些在讀學生寫的就讀體驗。」

無論是找工作，還是機票少的情境下回國，或是小紅書偶爾推給郭琛的職場裁員信息，都會讓他感到焦慮。「你看到這些信息之後會覺得，『誼怎麼會這樣呢』，我會再去更精確地搜索。」若看到有人核酸檢測結果呈「假陽」，他就會再去搜索框，看看有沒有更多人經歷過。

「它是能引發我焦慮，且引發我進一步信息搜尋行為的內容。」郭琛說，「它不一定能幫你成功，但至少能讓你生活順利。它很多內容其實是讓你覺得生活中是有這種風險的，回不了國的風險，你被裁了等等。」

郭琛感受到，目前小紅書展現給他的內容仍是一些關聯着某種消費主義和精英主義的東西，雖然他發現這樣的帖子比以前要少很多。「你所謂『更好的生活』，依然是一種精緻的生活，都市的生活才是更好的生活。」

吳柳也坦承，「小紅書確實會提供一些『人們覺得什麼是好』的生活，肯定還是覺得有好的工作是更好的生活，有更好的收入是更好的生活。」因此，社區裏會有大量這種內容，即人們普遍意義上認為比較好的生活。「一個社區大了之後肯定什麼信息都會有，但是整體來講，信息多肯定比信息少好。」吳柳說，「有更多人分享就是一件好事，而有更多人分享之後，這個生態就會變得更復雜。」

吳柳認為，小紅書相對來說是算法平台裏最不控制人的，每個用戶所看到的信息流，都與用戶自己如何使用小紅書有關。而在抖音，「完全可以說，你看到的所有東西都是被平台和算法控制的。因為（抖音）只有單列，平台推什麼，你看什麼。」

在小紅書的雙列頁面上，用戶必須要「點擊」、要做選擇，才能打開一篇筆記。「而根據你點的東西，算法會給你推更多，它有它的壞處，如果你真看了那些，你被這個焦慮吸過去了，你點了更多的焦慮內容，你就會被推得更多。但這是算法運行的基本規律。」

「搜索」是作為小紅書除了「點擊」外的另一功能，「一定程度上這（搜索）也是很多人喜歡小紅書的原因，」吳柳說，大家不太會感覺自己被小紅書控制了，「大部分人在使用小紅書的時候，依然覺得是『我』在選擇內容，『我』的feed流（信息流）是可以被自己控制的。」

在小紅書的推薦算法下，當用戶搜索過某個特定內容，再重新返回主頁後，算法會繼續給其推薦相關主題的新內容，這極大提高了用戶獲取信息的效率和便利。

在郭琛看來，用戶在這種算法下生產、消費內容的同時，內容也會反過來馴化用戶的審美趣味、行為方式和生活習慣。



如今一打開小紅書，在開屏頁面仍能看到它從2018年起的口號：「標記我的生活」。攝：Rafael Henrique/SOPA Images/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一方面，作為生產者的用戶被捲入到了算法體系當中，他們知道要怎麼樣使自己的內容更有流量。阿昕在小紅書上有發布過幾篇關於餐廳美食的筆記，有的也收穫了幾百個點贊數。「我會運用我觀察到的經驗，首先你不能只弄一個標籤，文末一般會放標籤，你可以放很多，我覺得那個應該是能夠增加曝光率的。」

另一方面，郭琛覺得作為消費者的用戶，也並不會採取具體行動去抵抗算法，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讓渡個人的部分信息或隱私，去換取便利和效率。當然，也有用戶反過來去「利用和遊戲算法」，讓算法為自己所用。

吳柳則表示，「這就是一個交換，你必須拿你的數據去交換便利……就像你讀了一篇怎麼申請簽證的筆記後，除非你自己主動去搜索和篩選，（否則）你是看不到更多（相關內容）的。」

儘管推薦算法已被運用到許多科技平台，但小紅書和這些中國年輕用戶的關聯度可能是較高的。

「Twitter、Insgram、Youtube，它們相對來說沒有那麼捲入我們生活，我們對讓渡或者犧牲的隱私就沒有那麼敏感。」郭琛稱。

「尤其是在這種個體不被強調的社會文化裏，大家的隱私意識不會那麼強。」郭琛說，「他不曾把數據和隱私掛鉤起來。即使掛鉤起來了，不會覺得這個隱私需要那麼有意識地被保護。」

尾聲

小紅書正在蠶食旅遊類APP的地位。對年輕人來說，在小紅書上搜索旅遊攻略能得到更直觀的結果。「跟預習一樣。」阿昕說，知道自己要去什麼地方，那裏有什麼，「讓我覺得比較有掌控感。」

劉瑜也和阿昕有相同的感受，小紅書有更多元的真實用戶經驗，可以看到不同用戶的推薦或踩雷經驗分享。而在傳統旅遊類APP，往往只能看到「吹捧」的同質內容。「小紅書上有足夠多基數或者說內容，所以才會養成在小紅書上看攻略的習慣。」

她也提及，把小紅書當作旅遊APP可能也與用戶習慣、平台迭代有關。以前，人們出行旅遊通常在攜程、馬蜂窩這類垂直社區搜索信息。「內容是跟着人跑的，當大量年輕用戶開始來小紅書發內容的時候，其他用戶也會跟過來，來看這些年輕用戶發的內容。」

阿昕身邊兩位年紀較長的朋友外出旅遊時，還沒有使用小紅書的習慣，更多的是參考「窮遊網」。「真的有很大的代際差異。」阿昕說，「跟我們的使用習慣截然不同。」

郭琛是唯一一個對小紅書旅遊攻略不太認同的受訪者。在他的習慣中，去相對不發達的地方或是需要城際交通的地方，才會提前看一下攻略。在城市旅遊他不太會看這些，「對我來說，在城市裏旅遊，攻略性的東西只不過是一種人造景觀。」

「旅行或者是在一個陌生地生活，在探索中發現未知帶給人的驚喜和快樂要遠高於完成打卡。」郭琛說，小紅書上大量這樣的攻略筆記，不一定能讓生活更有意義或是更有趣，「它在一定程度上還是圍繞着效率和方便，但犧牲了很多未知，探索和發揮主觀能動性的一個空間。這個空間恰恰是我們和生命本身互動的一個過程。」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人物均為化名